

好女

一颗颗善良的心和一个个扭曲的灵魂
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体现出生活的本质

李西闽◎著



YZLI0890123172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好女

—李西闽◎著—



YZLI0890123172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女 / 李西闽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104-2068-9

I. ①好…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053号

好女

作 者: 李西闽

责任编辑: 陈 琼 小 奚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内版设计: 郑 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20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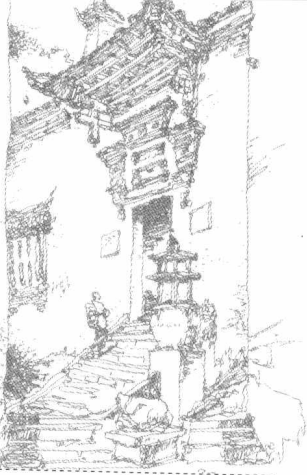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好
女



第一部 黄羊

1. 黑老鸹 001
2. 笑 002
3. 锦鸡 003
4. 黄羊进宅 006
5. 香草 009
6. 蝴蝶 012
7. 贵生 014
8. 端午节 016
9. 贵生走了 020
10. 黄狗 023
11. 倔强 031
12. 小学徒 035
13. 刘木匠的伤感 037
14. 清明节 042
15. 土匪 046
16. 凶豹 050
17. 谣言 058
18. 盐 061
19. 枪毙 069
20. 金镯 071
21. 新婚之夜的泪 074
22. 误伤 081
23. 望穿秋水 085

第二部 花红

1. 还债 089
2. 金骨 100
3. 春荒 108
4. 闷热 123
5. 癫子贵生 131
6. 大水和小水 143
7. 挨斗 150
8. 老应的爱情 164
9. 生产队长 180

第三部 锦鸡

1. 河堤上的树 207
2. 路边店 217
3. 烂醉 232
4. 笑不起来 245
5. 遍地黄泥 258
6. 状告乡官 275

跋

没有李西闽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 蔡骏 291

1. 黑老鸱

那只受惊的黄羊闯进地主李七生家的大院，让人诧异不已。其实，在福建西部崇山峻岭包围着的野猪坳乡村，山野黄羊被豺狼虎豹追急了闯进村里谁家院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一次黄羊的闯入，却救了一个人的命。

被黄羊救了命的人就是后来在野猪坳乡村赫赫有名的女人李大脚。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红军离开闽西长征后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正午。

一群黑老鸱在村头的苦楝树上凄惶地叫着。猎人上官猴子刚从山上下来，拎着几只锦鸡，满脸欢喜。他来到村头，看到那群黑老鸱，心里十分厌恶。

按当地人的说法，黑老鸱成群地在村子里叫，村子里不是有人死去就是有人会遇到倒霉事儿。

上官猴子清楚地记得，前两年，他当红军的叔叔被白军打死在五公岭的时候，黑老鸱成群地在他家门口的老枣树上苦叫。

上官猴子心里刀割般地疼痛起来，他看着那满树的黑老鸱，心头就冒起了一股火，他把老铳对准了那群黑老鸱，他骂了一句极难听的话，铳就响了。

扑刺刺地，黑老鸱惊惶地飞走了。

这一铳放空了，一只黑老鸱都没有击落。

上官猴子觉得赶走了黑老鸱便心满意足了，纵使击落了黑老鸱，也没什么意思。

野猪坳乡村的人饿死也不会食黑老鸱的肉，因为，在他们心中，黑老鸱是不祥之物。

上官猴子一晃三摇地扛着老铳，提着丰肥的有漂亮的七彩羽毛的锦鸡朝地主李七生家走去。每次打了猎物，上官猴子都要送到李家去，换点铜钱花花。

李七生为人小气，但在吃上还是很愿意花钱的，特别是山里的山珍野味。他不

像野猪坳乡村的其他乡绅富户，又贪吃又不愿意花钱，你把山珍野味送去可以，但总拿不到现钱，欠上你一年半载的，弄得人挺没味道的，有的钱干脆就拖黄了，这是更气人的事。这些人平素又惹不起，所以，上官猴子就敬而远之了。但那些乡绅富户们对上官猴子的行为有些抱怨，这些人碰到上官猴子总阴阳怪气地说：“猴子，怎么不送东西来了，是不是我们家有瘴气哪儿？”

上官猴子表面上堆着笑：“你们家福星高照，高攀不上哇，我这么一个破落户，哪儿敢登你们的高门槛哪儿？”

那帮乡绅富户说猴子现在滑头了，就讪讪而去。看着他们富态悠闲的背影，穿粗布衣裳的猴子往泥地上啐了一口痰，心里骂道：“去你妈的，看你们神气，等红军打回来，斗不死你们才怪咧！”

上官猴子觉得这天总会发生一点什么事。

天阴沉沉的，大中午也没有什么亮光，灰蒙蒙的天让上官猴子眼皮抬不起来。

在通往李七生家途中，他的肚子咕咕直叫，他强咽着口水，心想，如果现在有一碗红烧肉吃该有多痛快！来到李家大院门口，他被一条大黄狗挡了道。

大黄狗气势汹汹地朝上官猴子扑过来。

上官猴子躲到一个角落里，心想，这狗也仗人势，没法子，谁让它是李家的狗呢。换着别人家的狗试试，一铤就打它无数个血洞洞。

大黄狗把上官猴子逼到那个角落之后，又回到李家门口，蹲在那里威风凛凛地吐着舌头。

上官猴子忍住一口恶气，认为没有必要和这条狗生气，划不来，还是卖锦鸡重要。他扯开嗓子喊道：“七嫂……”他喊了半天，没人应他。

大黄狗见他在喊，又要扑过来，吓得他不敢乱喊乱叫了。他只有等李家的人出入时唤住他们，达成这项交易。他在饥饿中纳闷：李家人今天怎么啦？

2. 笑

的确，李家正在发生一件事情。李家人都聚集到西厢房里外，等待一个新生命来临。

李七生的小老婆碧玉要生产了。

李七生焦急地在西厢房门口等待着，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小老婆碧玉要是给他生个男崽，他会乐死的。老年又得一子，这是祖上的荫福，也是他李老七的造化。李

七生看着身边充满期待的男男女女，心里狂蹦乱跳。

西厢房里有三个人。一个是因痛楚而扭曲了脸的产妇碧玉，一个是接生婆——野猪坳最负盛名的接生婆六姑，另外一个就是上官猴子在大门外呼喊的李家的女仆七嫂。这六姑七嫂在碧玉的挣扎号叫中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接生婆六姑对碧玉说：“使劲，使劲，拉急屎一样使劲！”七嫂一会儿帮碧玉擦去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会儿又帮接生婆打下手。

隔一会儿，七嫂便走到门边，对外面焦虑等待的李家亲眷们说：“羊水破了——”又隔一会儿，七嫂走到门边，对外面的人说声：“头露出来了——”再隔一会儿，就听到了一声笑。

谁的笑？那是产妇碧玉的笑，或者是接生婆六姑的笑，还是李家女仆七嫂的笑？都不是。那笑声令房中的人不寒而栗。

那是这个初生婴儿石破天惊绝无仅有的笑。人一生下来便是哭，而这个婴儿一生下来便笑，这或许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无论后来人们如何考证和否认，这件事在当时的野猪坳乡村风一般流传开去。

这是个怪婴。

不，这个婴儿和别的婴儿无异，有头有脸有手有脚，而且相当健康。

接生婆含着泪水念着：“阿弥陀佛。”

她用颤抖的手提起了婴儿的双腿在她屁股上用力拍了一下。

这一拍，才拍出了婴儿的哭叫声。房外的人听到了那哭声。

李七生在外边大叫一声：“男的还是女的？”他的心悬了起来。

七嫂在里头说道：“恭喜了东家，是个千金！”

李七生的脸变了颜色。

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声：“干他老母！”

骂完后头也不回地往厅堂那边走去，他突然想起，该抽一锅水烟了。

3. 锦鸡

其实，还有一个人没有到西厢房去。

她一直在后堂的神坛前念经。

她就是李七生的大老婆王观音。

比李七生大出几岁的王观音显然是个老太婆了。

但她似乎很健康。

她肥肥的身子坐在太师椅上，闭着双眼，猪尿泡一样溜光的脸上毫无表情，肥厚的嘴唇在不停地蠕动着，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在数着念珠。

她听到西厢房里传出七嫂的声音告知是个女婴之后，那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一片晴天，嘴角挂上了一丝莫测的微笑。

李七生脸色阴沉着，下了霜一般。

他抽了一锅水烟。

他把水烟壶托在手中，若有所思。他手中托着的水烟壶是黄铜打造的，质地上好，而且是有些年代的物件了，他小时候就看爷爷经常托着这挂水烟壶，手中拿着一根草纸捻儿走村串巷地炫耀。

这挂水烟壶到了他手里，自然也是野猪坳乡村里地位的象征了，这是他家的传家之宝哇。

沉思了片刻，他大声喊道：“李长工——”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男子应了一声，然后匆忙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长工是李七生的管家，生得高大健壮，五官端正，颇有男子汉的气魄。可李长工是李七生膝下的一条狗，时而温顺乖巧、时而凶狠斗恶的一条狗。

“老爷，么事？”李长工半弓着腰。

“长工，你去把村西头的瞎子请过来。”李七生吩咐道。

李长工应了一声就颤颤地出了门。

李长工走到院门口，看到大黄狗对他摇尾乞怜。他飞起一脚，正踢在大黄狗的嘴巴上，大黄狗呜咽了一声，又蹲在那里不吭气了。“死狗，什么时候了，还凑什么热闹！”李长工愤愤地，因为碧玉生了女崽，他也满腹的牢骚。碧玉要是争气生个男崽，那么李家会举家庆贺，少不了他的赏钱，这下什么也没了，说不定还会弄出许多事端来。李家最好不要有什么事，他也清闲自在，在乡村里喝喝酒，找个相好的偷偷地干些他十分想干的事也其乐无穷；李家的事多了，他自然脱不开身，生活辛苦不说，没了乐趣的日子就过得黯然无光了。

他刚走下李家院门高高的台阶，就看到了一个人。

这人便是上官猴子。

上官猴子不知道李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看到李长工，就觉得他的等待有了切实的意义。他迎了上去，叫了声：“李管家，您春风满面，福星高照哪儿！”

李长工看到了上官猴子装出来的笑脸和毫无意义的恭维话，心中就十分的厌恶，穷鬼！他极蔑视上官猴子，认定这是个没出息的货色。但是，当他看到上官猴子

手中提着的几只锦鸡时，眼睛又亮了起来。

“猴子，今天收成不错嘛。”李长工脸上有了笑意。

“还过得去。”上官猴子笑道，“看看，这锦鸡多壮实。”

“啧啧，好货，好货！”李长工用手捏着锦鸡的大腿，赞叹道。

“这好东西才送到你们主人家来的。”上官猴子说。

他希望李长工立马进院去向李七生通报说猴子打到了上好的锦鸡啦，只有你李老爷才配吃这样的好山货！

可是，上官猴子等了会儿，还不见李长工拔腿进院向李七生通报，只是看到李长工眼睛盯着锦鸡好像要流口水来。

他不知道李长工心里想的是什么，管他咧，他总不可能把锦鸡活吃了吧。

李长工笑了声，那笑声让上官猴子觉得汗毛倒竖。

笑过之后，李长工开了口：“猴子，你知道么，李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上官猴子的神经一下过敏了，李家出事就意味着他的这笔买卖要黄，如果这笔买卖黄了，到手的铜钱就飞了。他知道，这猎物要放到明天或者后天就不新鲜了，变味了，谁也不会要了。其实，他多么想提回家，让老婆孩子饱食一顿，可钱来之不易，要一文钱也要老命。

“我们家老爷的小老婆碧玉生了。”李长工环顾了一下四周，“生了个女崽，那女崽怕不是人，一生出来就笑。”

“是么？”上官猴子的心提了起来。

“老爷很恼火，这不，让我去请瞎子来算卦咧。你现在闯进去卖锦鸡，不被他轰出来才怪咧。”李长工的目光在锦鸡身上游移。

看来，这锦鸡是卖不成了。

上官猴子叹了口气，转身要走。

“喂，猴子，别走哇。”

“不走干吗？反正你家老爷是不要我的锦鸡了。”

“别急嘛，你听我说完。”李长工拉住了上官猴子，“锦鸡我要下了。”

“你要？”上官猴子万万没想到李长工也会要买锦鸡。

“你看你，瞧不起我了！我就不买锦鸡了么？”李长工拉下了脸。

“哪里，哪里，我是想，想这么多锦鸡你吃的完么？”上官猴子有些结巴了。说实话，这位李长工他得罪不起，每次把猎物卖给李老爷时，李老爷就会用手撩撩绸缎做成的长衫，吩咐李长工带上上官猴子去领钱，钱是从李长工的手过到上官猴子的手上的。

李长工给他钱的时候，总要扣下两个铜板，上官猴子就哀求道：“李管家，你看我上山打猎也不容易，要是遇上豺狼虎豹的，连小命也搭上了，你就行行好，再给我一个铜板吧。”

李长工就扔一个铜板在地上，看着上官猴子捡起铜板之后就没好气地说：“去去去！”李长工的态度让上官猴子恨得直咬牙。

李长工把锦鸡提了过来，对上官猴子说：“铜板过几日再给你，你走吧，我还有要紧事要张罗。”

上官猴子一看不给现钱，急了：“李管家，你行行好，现在给不一样么！何苦呢，我家都没钱买盐了。”

李长工瞪圆了双眼：“猴子，我丑话说在前面，你要识相，就走喽，如果不识相，往后——”

那意思是很明白的了。

上官猴子没想到自己辛苦一上午又泡了汤，但又不敢开罪李长工，只好自认倒霉，扛着那支老铳，悻悻而去。

看上官猴子走了，李长工满脸得意的形色。

他提着锦鸡朝村西头的瞎子阿炳家走去，走起来神清气爽，哼起了一支老掉牙的山歌：“提子挑上肩啰，挑到人家边……”

走了一段，李长工觉得不对劲，他又折回来，走到李家大院不远的一个稻草垛边，左看看右看看，发现没有人，就把锦鸡塞进了稻草垛里，他想，现在要给老爷办事，当然不能提着猎物招摇过市，如果被老爷知道，脸上不太好。

他在稻草垛上摸索了一会儿，伪装好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这是秋天的下午。

4. 黄羊进宅

假如没有那只黄羊在阴沉沉的秋日的午后闯进李家大院，那么，碧玉的新生儿李大脚就会被溺死在马桶里，也就没有以后的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发生了，一切都是因了那只黄羊。

当瞎子阿炳被引进李家厅堂时，许多双眼睛都打着巨大的问号。瞎子阿炳能主宰那新生女婴的命运。

最关注这事的应该说是女仆七嫂。

不知为什么，女仆七嫂最初听到女婴那幼嫩的笑声时，她心头就隐隐地有些兴奋，而且一种许久没有过的幸福的潮水涌上了她的全身；她有种奇特的预感，总是觉得这女婴和自己会有某种关联，至亲至密的关联。所以，当送走接生婆六姑把西厢房收拾利索之后，她看着吮吸着母乳的女婴，眼睛很久都没眨一下，女婴粉红色幼嫩的肌肤让她想起某种奇异花蕾。她一出西厢房门口，便看到高大壮实的李长工领着瞎子阿炳进了宅院。

瞎子阿炳在厅堂中落座之后，呷了一口七嫂送上的香茶，就开始算命了。他问完女婴出生的时辰之后，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他那鸡爪子般的手指捏来捏去，似乎要捏出油来了。

七嫂十分注意瞎子阿炳的手，他的手虽说像鸡爪子般瘦长，但却异常地白，而且皮很嫩，这双手不是劳动的手，是算命的手。

突然，瞎子阿炳的眼皮翻飞起来，好像要让那双死鱼般的眼睛重现光明，他说了声：“不好！”

李七生赶忙问道：“有何不妥？”

七嫂的心扑扑地跳着，像要奔突出来，她的耳根子滚烫起来。

瞎子说：“这女崽命中克父克母，不出百天父母必有大灾！”

李七生的脸色变了。

瞎子停住不说了。

看得出来，他因为算出了凶兆，心里也在翻江倒海。在他心中，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哪，况且，他是给李七生老爷算命，不能瞎说的。

“有什么办法可解？”李七生问道，声音颤抖着。

瞎子阿炳说：“不是她死就是你死，过了百天就无药可救了。”

瞎子说完就要走。

李七生知道这会儿留不住他了，便吩咐李长工给瞎子两块光洋。瞎子不敢收钱，李长工把光洋装回口袋就送瞎子阿炳出了门。

李七生呆坐在那里。

这时，李七生的大老婆从屏风后面转了出来，那双小脚使她走路时颤巍巍的。

她在李七生面前停住了步子，一字一顿地对李七生说：“老爷，你要当机立断呀，如果——”

李七生抬起了眼皮，看着大老婆王观音长叹了一口气。

叹完气，李七生就对七嫂说：“七嫂，把那小冤家溺了吧。”

七嫂一听此言，手脚麻木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观音接着说：“七嫂，快去呀，放在马桶里溺了，然后找个地方埋了。”

七嫂好像还是没有听见她的话，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大黄狗的狂吠声和嘈杂的人声。

“七嫂，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李七生说，不停地吸水烟。

七嫂快步出了门。

李家高大的门楼前的空地上站着许多野猪坳的村民，大黄狗对着村民狂吠，这狗不敢扑向人群，只是在狂吠。

七嫂问一个村民：“牛牯，发生什么事了？”

牛牯嘻嘻地笑：“李老爷今天有喜事了，黄羊进了宅。”

“什么？”七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黄羊进了李家的宅院了。”

“是么？”七嫂惊喜极了。

按闽西客家人的风俗，黄羊进宅是好兆头，是逢凶化吉的大好事，这种事是十分难得的。

七嫂想，那女婴或许有救了。

“黄羊呢？”七嫂问。

“进去了。”

七嫂大步地往厅堂里跑去，边跑边叫：“老爷，黄羊进宅啦——”

李七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站起来，脸上呈现了一些生气。

李七生马上问：“黄羊呢？”

这时，另外一个女仆跑进来说：“黄羊在西厢房门口。”

他们走了过去。

果然，那种皮毛溜光水滑的黄羊正静静地站在西厢房门口，那眼中闪烁着琥珀的光泽。

李七生大喜：“长工回来了没有？”

他话音刚落，李长工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老爷，黄羊进宅了，好事！大好事哪儿！瞎子阿炳说了，黄羊进宅把煞气冲掉了，没事了没事了哇！”

李七生：“那么——”

李长工：“大人孩子都没事了哇！这黄羊是山中的大仙派来冲煞的，大仙知道老爷平素积德，就派黄羊来了！”

李七生：“七嫂——”

七嫂：“哎——”

李七生：“快去准备挂红，要选最好的红绸布。”

七嫂：“哎——”

李七生：“长工，快把黄羊抓住，挂红之后敲锣打鼓送它回山。”

李长工：“哎——”

李家的人在羊的脖子上系了一条红绸布，然后抬着黄羊敲锣打鼓地把黄羊送回山里去。

从此，只要谁见着这种挂红的黄羊都要向它唱喏许愿，而且谁也不能动这只黄羊一根毫毛，谁要动了，谁就有大灾临头，反之，则逢凶化吉心想事成。由于闽西客家人对黄羊的尊崇，在许多年之后，森林被砍伐光，许多野生动物灭绝了，但在闽西的山野还可以见到善良而美丽的黄羊，还可以见到披着红绸布圣洁的黄羊。

上官猴子当时挤在人群中说，要不是他把那群黑老鸱赶走，李家就没这运气了，是他给李家带来了好运。他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着那几只锦鸡的钱。

后来有一天，他找到李长工，问他要钱，李长工差点给了他一拳。因为那天晚上，李长工去稻草垛里取锦鸡，发现锦鸡没了。

他把那个稻草垛几乎翻腾了一遍，也没找到那只锦鸡，上官猴子说：“你锦鸡没了不能怪我，我把它交到你手上了哇。”

李长工说：“去你妈的，肯定是你偷回去了。”上官猴子知道这是无头公案了，人家又势大惹不起，只好自认倒霉。

5. 香草

碧玉在梳头发。

窗外，秋色浓了，禾田上稻穗黄灿灿的，在阳光下泛出一种成熟光泽，秧鸡咕咕的叫声偶尔从田野深处传出，和山林中的松涛声汇成一片。碧玉在梳头发，碧玉的头发的野猪坳的山泉水洗出来的，乌黑发亮，一直拖到浑圆的屁股上，梳也梳不完。自从女儿李大脚被七嫂抱走之后，她就一直在梳头发，边梳边落泪，泪水像晶亮的珠子，一串串。七嫂领养了李大脚之后就辞掉了李家的活，不来了。七嫂在的时候，她还有个人说话，况且七嫂心肠好，对她很照顾；七嫂走后，她就像一个孤魂，在这深宅大院里不见天日。她本想给女儿取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可七嫂说，这女崽脚大苦命人，就叫李大脚。反正送给七嫂养了，叫什么也无所谓了，李家人也没有什么异议。

碧玉的眼泡有点肿，昨夜没睡好，昨夜听到猫牯在西厢房窗外草丛叫了半夜。碧玉在梳头，一缕阳光从窗户上漏进来，照在碧玉的乌发上，照在碧玉的蓝府绸侧襟衫上。

碧玉打了个哈欠，照了照镜子，镜子上一张如花的脸却被愁雨打过。她把绣花鞋脱下，光着大脚板，把头发挽起来插上银簪，把府绸衫脱下换上士林蓝土布衫，然后走出了西厢房。

碧玉走出西厢房时，正厅上的八仙桌上，李家老小在吃早饭了。

她想，吃完早饭，就去看女儿李大脚。许久没去看女儿，三岁了的女儿不知怎么样了。女儿是母亲心尖尖上掉下的肉，能不疼么？

碧玉是李七生的小老婆。

李七生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是小脚老太太王观音，小老婆就是碧玉。王观音比碧玉大四十岁，有两子一女，大儿子福生比碧玉年龄大，小儿子贵生也比碧玉年长。女儿香草和碧玉同年却还没有出嫁，因为有点痴有点傻，长得丑陋，鼻涕拖得老长，看来准备在李家当老姑婆了。

碧玉自从生下了大脚，命运改变了。

她像一个仆人一样在李家干着各种各样的活儿，李家人对她不冷不热，她存不存在已经不重要。

吃完早饭，她正要出门，却被香草扯住了衣襟。香草痴呆呆地笑，她喊碧玉“妈姆”。

“香草松手，妈姆要去看妹妹。”碧玉对痴呆的香草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她不会伤害香草，她谁也不会伤害，她伤害的是自己。

“我也要去！”香草愣愣地说，然后发出一声傻笑。

她无言地拉起香草的手，走向七嫂家。

碧玉走出一段路，偶一回头，看到了李家的二儿子贵生。贵生怔怔地看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碧玉的心跳了一下，就再不回头了。

贵生从山外城市的洋学堂回到野猪坳乡村那天，是个晴天，暮秋的日头远远地在中天有些迷蒙，阳光的颜色似乎谈了些，不如夏天那明镜般清丽了。贵生一回到李家大屋，脱下被汗水浸透的学生衫，跑进了灶房。他急忙抓过一只木瓢深深地挖着那空空的陶缸。他把那半瓢水送到口里，咕咕地喝着，一种快感从内心油然而起。他突然想起童年的一片青青的番薯地，番薯叶子还滚动着早晨晶莹的露珠。

碧玉就站在灶房的门槛外面。

贵生一看到碧玉，明珠里忽然焕发出一种光芒，可倏地消逝了。碧玉淡淡地说：“回归了。”贵生点了点头就从碧玉身边泥鳅般溜过去。碧玉目光有点迷惘，她挑起水桶，出了灶房的门。院子里的柚子树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浑圆硕大的大冬柚挂在枝头，像少妇显耀的奶子，无遮无拦地暴露在野猪坳乡村的青天白日下。

碧玉牵着香草的手，香草今天特别乖。或许这傻女香草真懂得碧玉的心事，或许因为要去看那个苦命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心里也在考虑什么问题。

碧玉想着香草的存在，她和自己有什么区别呢？

香草的出现，对野猪坳这个封闭的客家乡村而言，无疑是一种罪过。自从香草能够独立行走的那天起，野猪坳乡村就经常发生一些让人惊恐的事。比如说，祠堂里祖先的神位被无端地弃在祠堂外茅坑门前；还有村头老樟树下土地公公的神位前突然冒出一堆人尿……诸如此类的事都归结在香草的名下，就变得不足为奇了，因为先人和神不会怪罪一个痴呆之人的。但这些零星的小事却总是在折磨着野猪坳人的神经，他们害怕先人和神降罪野猪坳，让本来就贫困的野猪坳蒙上更大的阴影。李七生常对族人说，早晓得香草是这样一个逆种的话，当初就把她溺死在尿桶里了。可他的话尽管总是莫名其妙地重复着，但香草却还是一如往常，干她想干的事。

碧玉坐着小花轿刚被抬进李家大屋的时候，在不绝于耳的爆竹声中，香草混进嘈杂的人群，钻到花轿前，把碧玉的一只绣花鞋脱了，扔到后院的一颗枣树下，然后面对那只绣花鞋发了好长一阵的呆，再然后就痴笑开了。碧玉少了只鞋子，羞得满脸带霜，加上心情本来就抑郁，就在喧闹声中背过了气。

事后的一个午后，碧玉正在西厢房面对那古铜镜梳头之际，香草钻进了西厢房。

在往常野猪坳人们的记忆当中，香草只会傻笑，根本就没说过话，但她一进碧玉的西厢房，望着碧玉如水的秀发，突然叽咕了一声。

那声叽咕让碧玉的神经一下抽紧：“妈姆。”香草竟然叫她妈姆，香草接着就走上前去摸碧玉的秀发。

碧玉的内心突然流过一股暖烘烘的血液，仿佛一下子被唤起了女人内心某种潜质性的东西。她露出迷人的笑脸，转过身，轻轻地抚摸香草脏乱如鸡窝的头发，然后拿起木梳，帮她梳头发，又拿出两根红头绳，给香草扎头发。扎好头发，香草欣喜极了，挣脱碧玉，在铜镜前摇晃着硕大而丑陋的头颅，把一丝鼻涕甩在碧玉的蓝府绸侧襟衫上。

碧玉没恼，咯咯地笑。

碧玉觉得香草是最自由的一个人。

她用绸布给香草擦鼻涕。

尽管香草有无穷无尽的鼻涕从那粗大的朝天鼻里渗出，可自从那以后，碧玉每天都要给香草擦鼻涕，给香草梳头。

在时光的推移中，香草在碧玉的细心抚弄下，一天天长大。

这让碧玉感动，她在短暂的生命当中，只被一个人感动，那就是傻女香草。就在那天，碧玉给香草擦完鼻涕，香草就拖着碧玉的衣角，往后花园走。在后花园那棵枝节黝黑的老枣树下，那只绣花鞋被放在一块青砖上面，绣花鞋的四周摆满了刚摘下不久的青翠的狗尾巴花。

香草看着那只狗尾巴花簇拥的绣花鞋傻笑，还不时地用斜吊的三角眼瞟碧玉。

碧玉一看到那只绣花鞋，脸色煞白，中邪了一般。“妈姆。”香草哀叫一声。碧玉的两行热泪刷刷地滴落，碧玉抱过香草的头，背脊一阵抽动。

想到这里，碧玉出了口长气。

不知不觉，已到了七嫂的家。

6. 蝴蝶

碧玉的女儿李大脚正在帮七嫂剥豆角。

三岁的女孩子出脱得这么懂事十分难得，这或许和勤恳能干的七嫂有关。七嫂对李大脚比亲生的孩子还亲，这是一种缘分。李大脚像香草叫碧玉一样唤七嫂为妈姆。三岁的李大脚穿着粗布的衣裳，打着赤脚，认真细致地剥豆角。和李大脚一起剥豆角的是七嫂的亲儿子旺旺，旺旺已经是个懂事的孩子了，比李大脚大四岁。旺旺剥豆角时老是打瞌睡，剥着剥着就闭上了眼睛，头像鸡啄米般不停地上下晃动，手也停下来，豆角自然地掉在地上。李大脚笑了，圆脸蛋笑出两朵小花。她拥有两个迷人的小酒窝，那双晶莹透亮的杏眼波光闪闪，这无疑是个美人坯子，像她妈，是个美人。李大脚就是爱笑，在这最贫困的日子里也可以笑得灿烂，这是造化。拉扯一儿一女的确不易，对于很早就守寡的七嫂而言这更不容易。可无论在任何艰难日子，只要七嫂看到李大脚如花的笑靥，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意，再苦也心甘情愿。李大脚停下手中的活，用小手捅了捅旺旺，说：“豺狗来了。”旺旺一激灵醒过来，大叫：“豺狗来了，快跑。”李大脚笑出了声：“哪儿有豺狗呀，胆小鬼。”旺旺知道又上了这鬼灵精的当，难为情，低下头，干起活来。不知怎的，旺旺老实巴交，话语不多，胆子特小，山中的任何一种野兽都可以吓到他。而且，李大脚还经常吓唬他。

七嫂看着这两个孩子，乐了。

这时，七嫂看到了香草。

香草疯疯癫癫地走过来，要拉李大脚的手。李大脚一看到香草就不笑了，把手躲开，不让香草拉。李大脚不喜欢香草，她像大人一样冷冷地说：“走开。”

香草痴笑。

七嫂问香草：“香草，快回家吧，不然山精来了把你抓走的。”

七嫂知道香草怕山精。

传说中的山精是山里的妖怪，专门在七月十五那天出来吃人，而且最喜欢吃女崽。

奇怪的是，香草天不怕地不怕，怎么就怕山精呢？

香草不笑了，脸拉得老长，舌头吐出来，吊死鬼似的，转身就走。

七嫂又笑了：“这傻女崽。”

李大脚问：“香草为什么会这样？”

七嫂摇了摇头。

她不会告诉李大脚，说香草在满月那天被鬼抓了。

不一会儿，香草又过来了。

她走到七嫂面前，拉住七嫂的手，往墙拐角的地方走去。七嫂知道，碧玉来了，要不然的话，香草早就撒腿跑回李家大院去了。

果然，碧玉躲在墙角，泪水涟涟。

“少奶奶，你怎么来啦？”七嫂问道，“你哭什么呀，大脚好好的，我不会亏待她的，你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吧。”

碧玉看到聪敏漂亮的女儿就哭，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虽在同一个乡村，但这三年来，她一直是偷偷看大脚，不敢面对大脚。

在七嫂这里，她放一百个心，可她就是想看自己心尖尖上掉下来的肉。

“七嫂，这些铜钱是我省下来的，给大脚买几尺布做身新衣裳吧。”碧玉递上一把铜钱。

“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少奶奶，你也不易，你自己留着用吧，用钱的地方挺多的，虽说老爷有钱，但也不会让你尽情花的。”七嫂推让着，每次碧玉来，都要给她钱，她都没花，装在一个小陶缸里，放在床底下，觉得这钱应该留着大脚长大了花。

碧玉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就收下吧。我不愁吃不愁穿，况且，我要花钱的话，开个口，老爷还是会给的。”

七嫂就不推让了，接过了那把铜钱，放在衣袋里。